

弔詭乾坤

查小欣

亞洲電視成為香港開埠以來首間不獲續牌的電視台，有五十八年歷史的老店正步向死亡，罪魁禍首是亞視最大股東王征。

世事何其巧合，唯一經營亞視賺錢的老闆邱德根三月中旬去世，四月一日政府宣布不續牌予亞視，最遲明年四月停播，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，兩家免費電視台，只剩下無線電視一家。

無線電視看似是最大既得利益者，其實不然，無敵最寂寞，無線要更積極進取，打造出更好節目，爭取更高收視，絕不能因無對手而鬆懈，但根據成行成市、百花齊放，行業才會更興旺的理論，在毫無競爭對手下，無線這場仗更難打，已經不是為了本身的收視、業績而戰，而是為整個電視行業而戰，牢牢扣住觀眾，不讓電視業萎縮，除跟自己比賽外，還要應戰網絡、韓流、內地劇等勁敵。

亞視的興衰起落是傳媒工作者的最佳反面教材，亞視雖有經營超過半世紀的本錢，王征入主五年就有本領將亞視送入墳墓，可見做傳媒完全沒有吃老本這回事，觀眾是現實和殘酷的，沒有感情分，節目好看會捧場，垃圾便按一下遙控器轉台，不會念在當年節目劇集多精彩，更不會因為捨不得貴台倒閉，而肯浪費寶貴時間撐場，所以做傳媒分分秒秒都要製作好節目給觀眾收看。

亞視入不敷出，王征每月私下補貼千四萬港元，等同每日推一輛平治治海，仍被認定是罪人，活該！他以外行管內行，經營不善，欠缺鴻圖大計，入主五年間未捧紅過一個藝人，最紅是他，見報率高出旗下藝人。

按政府規定，亞視可經營至明年四月一日，命運在倒數，亞視有能力多捱二個月嗎？有錢發薪金嗎？誰會笨得肯出錢給亞視製作節目，全職藝人謀後路，可能短期內紛紛棄船，台不成台，到時怎辦？會不會置諸死地而後生？在其正式宣布倒閉後，另有新投資者接棒？

這場香港電視史上的大災難結局會如何，變數神仙難測。

王征：貼錢仍難補過失

亞視入不敷出，王征每月私下補貼千四萬港元，等同每日推一輛平治治海，仍被認定是罪人，活該！他以外行管內行，經營不善，欠缺鴻圖大計，入主五年間未捧紅過一個藝人，最紅是他，見報率高出旗下藝人。

按政府規定，亞視可經營至明年四月一日，命運在倒數，亞視有能力多捱二個月嗎？有錢發薪金嗎？誰會笨得肯出錢給亞視製作節目，全職藝人謀後路，可能短期內紛紛棄船，台不成台，到時怎辦？會不會置諸死地而後生？在其正式宣布倒閉後，另有新投資者接棒？

這場香港電視史上的大災難結局會如何，變數神仙難測。

天言知玄

楊天命

清明節生日

清明節剛過，年輕助手的朋友卻落得悶悶不樂，原因是這朋友的朋友的陽曆生日，恰逢清明節。這一點，常被親人，尤其是老一輩的親戚朋友，認為不吉利，因此這位朋友往往選擇過農曆生日。自從他中學出國留學之後，便常選擇留在美國，與朋友（尤其是不知清明為何物的外國朋友）一同慶祝生日。然而今年比較特別，他的教授安排了「閱讀周」，即可以不用上課，只需在家溫習。久未歸家的他，正希望能藉此機會回家，與家人團聚。

問題便來了，家裡的長輩仍有忌諱，不但暗示不應慶祝其生日，更不允許他去拜祭先人，說十分不吉利，這般講究也是為了他好云云。那位朋友找了我的助手訴苦，助手安慰他一番，無奈助手未能從玄學的角度，給出一個最能解開心結的答案，便來向我求救。

首先，一個人的命數，不僅要講究出生日期，還要看出生時間，甚至準確至分秒。由此看來，僅從「清明節」這一天的生日，便去斷定一個人的命途，實在牽強。根據一個人的出生日期及時間的預測方法，被稱為批命述，除了出生時間之外，批命述的基礎還包括出生的地理位置，及當時身體運行的軌跡所產生的磁場影響。而現下盛行的批命述有兩種，分別是八字與紫薇斗數。八字的系統以太陽位置為推算命運的中心，而紫薇則以各大星宿的運行為基礎。

因此，這位朋友無需為自己徒添煩惱。我又托助手轉述，若他還不放心，便想想大熱電影《仙履奇緣》(Cinderella) 的主演莉莉詹絲(Lily James)也是清明節出生的。她星途大好，何來不吉利，命途不順之說？

余詩的不朽性

琴台聚客

彥火

余光中先生的詩篇，是他漫漫歲月、辛勤血汗孕育出的串串珍珠，灼灼其華！他早已立定志向，要做一個真正的詩人，甚至是一個偉大的詩人。

黃維樑在《壯麗：余光中論》一書中曾寫道：「余光中非常自負，自信其作品可以不朽。」

這是實話實說。

黃維樑舉兩例加以說明。

一是余先生寫於一九五七年的抒懷之詩：

給平凡的時代一個名字；
給蒼白的歷史一點顏色；
給冷落的星系一縷歌聲；
在字的巷中遇見了永恒；
在句的轉彎處意外地拾到
進入不朽的國度的護照。（《創造·鐘乳石》）

余先生剛起步寫詩不久，便直接地表露他矢志在詩的「不朽國度」，取得護照。

難怪他自稱是「狂詩人」。

隨後，他在一九六一年參觀西敏寺，他又「大言不慚」地寫道：

已向西敏寺大教堂預約
一個角落，
作我的永久地址。
我的狂吟並沒有根據，
偶然的筆談
使兩派學者吵白了頭。（《五陵少年》）

從以上這首詩，也可見詩人恃才狂放的一面。尤其是末了兩句：「偶然的筆談／使兩派學者吵白了頭」，更見氣概！

記得有一次與金庸在畫家黃永玉中環半山的家作客。黃永玉在介紹他近作，說了以下的話——

余光中先生的詩篇，是他漫漫歲月、辛勤血汗孕育出的串串珍珠，灼灼其華！他早已立定志向，要做一個真正的詩人，甚至是一個偉大的詩人。

黃維樑在《壯麗：余光中論》一書中曾寫道：「余光中非常自負，自信其作品可以不朽。」

這是實話實說。

黃維樑舉兩例加以說明。

一是余先生寫於一九五七年的抒懷之詩：

給平凡的時代一個名字；
給蒼白的歷史一點顏色；
給冷落的星系一縷歌聲；
在字的巷中遇見了永恒；
在句的轉彎處意外地拾到
進入不朽的國度的護照。（《創造·鐘乳石》）

余先生剛起步寫詩不久，便直接地表露他矢志在詩的「不朽國度」，取得護照。

難怪他自稱是「狂詩人」。

隨後，他在一九六一年參觀西敏寺，他又「大言不慚」地寫道：

已向西敏寺大教堂預約
一個角落，
作我的永久地址。
我的狂吟並沒有根據，
偶然的筆談
使兩派學者吵白了頭。（《五陵少年》）

從以上這首詩，也可見詩人恃才狂放的一面。尤其是末了兩句：「偶然的筆談／使兩派學者吵白了頭」，更見氣概！

記得有一次與金庸在畫家黃永玉中環半山的家作客。黃永玉在介紹他近作，說了以下的話——

所有成名的畫家，在他未成名之前的畫是最認真不過的，所以往往是最好的畫。

他又說，當畫家成了名，不管他如何塗鴉，無不一片叫好聲，甚至不慎掉了顏料在畫面，評論者還在研究是否畫家的藝術表現手法有了新的突破，弄不好，還寫出一篇洋洋灑灑的論文……（大意）

這似乎是笑話，其實笑中蘊含哲理在。

這與成名作家的「偶然筆談」，引起不同派別的評論，為這「偶然筆談」做腳注而吵鬧不休，道理一樣。

問題是，當時余先生還未成大名而誇下此「海口」，使人感到有點匪夷所思了。

更有甚之，余先生在他一九六四年寫的《逍遙遊》更開宗明義地寫道：

只要你願意，你便立在歷史的中流，你應舉起自己的筆，在鐵籠在黑死病之上，星裔羅列，虛懸於永恒的一頂皇冠，多少克拉拉多少克拉的榮耀，可以為智者為勇者加冕，為你加冕。

多少年後，所謂「狂詩人」、「大言不慚」、「海口」……已逐漸褪色，他寫下大量膾炙人口的詩篇可資證明，余詩雖不朽似乎不遠矣！

十多年後，余先生在一《火浴》中寫道：

在炎炎的東方，有一隻鳳凰
從火中來的仍回到火中
一步一個火種，蹈着烈焰
燒死鴉雀，燒不死鳳雛
一羽太陽在顫動的水恆裡上升
「不朽」是要經過時間的考驗，正如時下「大師」的冠名客似雲來，無所不在，但是隨着歲月的嬗變，在無情的、鐵面無私的時間漏斗下，泥沙俱下之後，相信在這漏斗上，仍然會留住閃爍的珍珠或鑽石，像中國四大小說、唐詩、宋詞，成為歷久不衰的中華文化的寶藏。

（《余光中的詩》之九，完）

人生有憾才是真



■ 霍金身患頑疾，卻成就非凡。

正月十五夜，中原忽降春雪，我正在欣賞元宵晚會，多年未見的老同學C君突然敲門來訪。一開口，他便大倒苦水，直為婚姻不幸而悔恨，大歎自己命途多舛、生活無望。

原來，C君三年前不幸喪偶，近年談了三個對象，期待生命的「第二春」，不料世事難料，三次「黃昏戀」均以失敗告終：前者是個「老姑娘」，形象姣好，但不會家務，成天嘮嘮叨叨像個婆娘，C君忍無可忍，只好拱手「拜拜」。

第二個是位醫生，離異多年，工作也好，但C君嫌她表情嚴肅，缺乏「女人味」，見了幾次就不再聯繫了。第三位是比他年輕十幾歲的女人，風韻猶存，甜言蜜語很快打動了C君，但出手「太任性」，成天要這要那，一擲萬金，只把C君當做「搖錢樹」，不到半年就花盡他半生積蓄，氣得老同學在圍家團圓的除夕夜與她大吵一架，終於徹底斷了這樁「孽債」……

聽罷C君訴說，筆者一邊感謝他對我的信任，一邊遞煙倒茶、耐心寬慰開導。我說：「人生多有不完滿，古今中外無論帝王將相，抑或平頭百姓，無論巨富名流，還是芸芸眾生，有多少人能享受完全美滿的人生？所以大文豪蘇東坡寫下『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』的絕唱，南宋詩人方岳才有『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與人言無二三』啊……」

見C君神色略有緩和，我給他講了一則發生在歐洲的真實故事。

七十年前的匈牙利，一位青年礦工將與他心愛的姑娘成親。婚禮前最後一次下井，坑道突然塌方，這位準新郎不幸遇難。準新娘子不相信愛人會離她而去，她沒有悲啼，一直在家苦苦等待，一等居然等了整整七十載！不久前，政府在該地重新整修廢棄礦井，工人們在坑道深處積水處意外發現一具屍體——正是七十年前因塌方遇難的那位準新郎！由於井下沒有空氣，水中又飽含礦物質，遺體居然完好如初，仍像七十年前一樣年輕。老太太發瘋般撲在愛人身上失聲痛哭，然後做出一個驚人決定——與愛人一起完成他們貽誤了七十載的婚禮。那一幕太感人了：八十八歲的新娘披着婚紗，頭髮與婚紗一樣潔白如雪。她的愛人依然那麼英俊，閉着眼睛，靜靜躺在撒滿玫瑰花的馬車上。在《致愛麗絲》樂曲中，婚禮與葬禮同時舉行，來賓們個個感動得熱淚盈眶……

C君有點動容了，我趁熱打鐵，又講了文壇泰斗季羨林先生一段鮮為人知的異國戀情。

上世紀三十年代，二十來歲的季羨林在德國哥廷根留學，與鄰居邁耶先生一家相交融洽。這對夫婦有位活潑可愛的女兒，叫伊姆加德，比季羨林小幾歲。當時季羨林正在寫博士論文，他用德文寫成的論文，必須打印後上交，但他沒有打印機，也不會打字。伊姆加德很樂意幫忙，這樣季羨林就經常到她家去請她打字。日子一久，兩個異國青年慢慢擦出愛情的火花，但季羨林內心充滿矛盾和痛苦，他已有妻室的人，妻子遠在山東臨清老家——儘管那是沒有愛情的包辦婚姻，而且妻子還比他大四歲。他深知伊姆加德這位洋小姐遠比自己在山東農村、目不識丁的老婆強得多，但考慮再三，他終於明白這場跨國戀情終究難有結局，他必須正視現實，要對得起這兩個女子。最終，他做出痛苦而明智的抉擇——不傷害或少傷害別人，毅然切斷了這份難捨的跨國情緣。

這故事令C君更為感慨，他一邊擦拭濕潤的眼角，一邊輕聲打聽最後的結果。我說時間可以改變一切，六十多年後，季羨林已由當年的英俊帥哥變成耄耋老者，但這故事並未結束。九十年代，一位青年學者讀了季羨林《留德十年》後，被這段悽惻的爱情故事深深感動，趁出訪德國之際專程到哥廷根尋訪伊姆加德下落，還真找到了

她！更令人意料不到的是伊姆加德竟然終身未嫁。提起六十多年前舊事，已經八十多歲的伊姆加德感慨萬千，唏噓難言，她讓來者拍了張照片帶給季羨林。相片中：她身後的桌上仍然擺着當年那台打字機，美麗的少女已是滿頭白髮的老嫗！捧着萬里之外捎回的戀人近照，九十歲的季老扼腕長歎：「現今這世上能想到她的，恐怕沒幾人了！」

我哽咽着講完季老的故事，C君的眸子早已掛滿淚滴，眉宇間卻添了幾分敬重與堅毅。我繼續道：「有情人終成眷屬」只是人們美好願望，真正十全十美的婚姻又有幾家？人生不完美者居多。生活就是如此，有情人未必都成眷屬，淒美的愛情卻更令人震撼。二零一零年《感動中國》人物羅映珍，丈夫被毒販傷成「植物人」，她不棄不悔，幾年如一日在病房精心護理，每天都給他寫信念信，終於使昏睡的丈夫恢復了知覺。

我說，世事紛繁，人生平淡才是福，人生有憾方為真。遺憾是一種缺陷，但缺陷何嘗不是一種美呢？誠如朱光潛先生所說：「這世界之所以美滿，就在於有缺陷，在於有希望的機會、有想像的空間。」

C君點點頭，我又說，從審美角度來看，悲劇是一種思維殘缺的藝術美，所以魯迅先生說：「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，從而激起觀眾的悲憤及崇敬，達到提高思想情操的目的。」

「說起殘缺美，我就想起斷臂維納斯來……」C君終於開口了。

「是啊！維納斯沒有手臂，卻凝聚了人體的魅力，被視為愛與美的化身，留給人們無盡的想像空間！」我想起曾在綜藝節目中看到兩位舞者的精彩表演，女的叫馬麗，只有一條胳膊；男的叫翟孝偉，只有一條腿。兩人合作的舞蹈彰顯出人們在逆境中挑戰自我、自強不息的偉大精神，他倆的表演震撼了全場！

只要精神不殘缺，殘缺者照樣可以創造驚人的業績來。司馬遷慘遭宮刑，卻完成了譽為「史家之絕唱，無韻之離騷」的名著《史記》。貝多芬是聾啞人，卻創作出舉世聞名、長盛不衰的《生命交響曲》。英國人霍金二十一歲患上嚴重的漸凍人症，全身只有兩根手指和一隻眼睛可以活動，後又因肺炎手術失語，他卻是享譽世界的廣義相對論和宇宙論家，其「黑洞理論」震撼並引領全球，被稱為當今世界最偉大的科學巨擘！

又想起二零一五年《感動中國》人物陶艷波來：四十八歲的陶艷波，二十年如一日為兒子楊乃彬陪讀。兒子一歲時因高烧導致失聰，為此陶艷波到處求醫，但所有醫院都無能為力。永不放棄的陶艷波終於做出一個匪夷所思的決定：辭職陪孩子一起上學。就這樣，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三，母子二人同班上學，母親變成兒子全天候的耳朵和嚮導……二十年後的今天，楊乃彬已考上河北工業大學機電系，成為一名能夠自理、懂得感恩的帥小伙。

「沉舟側畔千帆過，病樹前頭萬木春」，任何消沉與牢騷都沒有意義，失望中看到希望、缺陷裡尋求完善，黑暗中追求光明，才是最最重要的！

C君點頭默認，我指着窗外火樹銀花不夜天說：「這景色確實很美，但這不是真實的人生，人生充滿風雨冰霜。季老對人生早已參透，所以他寫有一篇隨筆《不完滿才是人生》，很值得一讀……」

C君連聲道：「那就煩你幫我找找這篇文章，我要好好拜讀！」

由於李光耀的逝世，回想起初遊新加坡的情景。

第一次去新加坡，簽證頗為費事。因為我是一位愛國學校培備中學的校長，恐怕已列入該國入境處的「黑名單」。在香港新加坡領事館領取簽證，是由該國著名的商界人士，一位姓張的「拿督」（星馬的勳銜）擔保的。這位殷商的夫人，是我的同鄉，素有往來，因此作保。

同時，我的一個學生校友，在新加坡設廠，他負責我在新加坡的食宿一切費用。但到了新加坡，還是檢查甚嚴，盤問良久，一定加以記錄。我說我是來旅遊消費的，加上有人保證食宿，決不會流落街頭，等待救濟。而且領取旅遊簽證時，已經把一切材料記錄在案，不必再費唇舌。他們說，香港領事館是外交部管，他們是移民局，所以再要盤問一番。

不料進往酒店，外出以後歸來，發現旅館的旅館，是改建自舊郵政局的，結果是臥床太高，半夜起床方便，竟跌破了頭，要進醫院急診，這又是另一頁故事了。

自從孩子進了幼稚園後，常常收到政府透過學校派發的單張和小冊子。內裡的資訊其實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，尤其以官方身分發報，相信很多家長都會「自然而然」相信吧。

首先是刷牙單張，不斷強調要用含氟的牙膏，但其實氟化鈉對孩子的發育會造成影響。其實新近的说法，是對成人也有影響——於《Journal of Medical and Allied Science》期刊的一項研究顯示，據稱能夠幫助預防蛀牙的氟化鈉(Sodium Fluoride)可能令大腦、脊髓及坐骨神經受到神經退化性傷害。不過，香港的自來水一向也有氟化鈉，早前曾有人聯署希望政府停止添加。

雖說學齡兒童已懂漱口，但很多孩子喜歡牙膏的甜味，會吞下去，長期累積會對孩子的神經系統造成影響。而且氟過量可能會造成牙齒變黃、齒斑、齒洞等現象，不少報告皆說兒童牙齒發育未完全，更易引起以上問題。台灣牙醫都建議幼兒牙膏不能含氟，我不知道香港牙醫有沒有作出近似的建議，所以只能說政府單張這樣說實在太奇怪了。

我們家用椰子油刷牙，不僅吃了不怕，反而更加有益！關於椰子油的好處，在此不多談了。

另外，就是營養小冊子，裡面有一特別說明，指出有機食物和無機食物的營養價值相等，意思叫家長不必執著。我們的營養看得目瞪口呆，不要說有機食物少農藥，種植方法不經基因改造，包含水果和蔬菜最整全的營養，且不用化學物，對孩子以至地球也有益，為何官方要扭曲「有機」的標籤呢？

就好像當年醫院派發的育兒冊子，不斷叫家長要少鹽少糖，卻鼓吹餵食米糊。市面上大部分有機米糊，都有用增味劑和添加劑。鹽和糖碰不得，味精就可以嗎？說回那本冊子，還有教父母在嬰兒應該入睡的時間，放下嬰兒在床，然後不用理會，甚至哭上一小時也不會有害云云——配圖竟是爸爸在看電視，身後嬰兒在房間大哭！現在無論是陪月產後，還是科學新研究，也顯示長時間的哭泣，會令嬰兒產生壓力荷爾蒙，影響發育。在沒有得到回應的哭泣中，孩子感到完全孤立，對日後的性格會有不良影響，就算學懂不哭，研究發現壓力荷爾蒙仍然高企，只是嬰兒不會再想表達自己而已。

無論是任何資訊，即使是政府的，都不能胡亂接受！各位家長一定要自求多福，以自己孩子的福祉為先。

「舊黃花，新白髮，笑重遊。滿船明月猶在，何日大刀頭。」對於離開故國的遊子來說，何日大刀頭，是一種期盼。不過，握着大刀頭去暗示別人選錢的話，那就暗藏殺機了。

宋朝的方岳有《水調歌頭》詞說：「舊黃花，新白髮，笑重遊。滿船明月猶在，何日大刀頭。」對於離開故國的遊子來說，何日大刀頭，是一種期盼。不過，握着大刀頭去暗示別人選錢的話，那就暗藏殺機了。

《三國演義》說：「見雲長青巾綠袍，坐於船上，旁邊周倉捧着大刀。」這把大刀，自然是指關公殺敵用的那把重八十二斤的青龍偃月刀了。武侯小說常說，一寸短一寸險，似乎長長的大刀就危險性較少了，但是如果近得了使大刀者身邊，就不是這個道理了。因為大刀砍不到，就變成短刀有利了。不過，大刀舞動起來，是非常好看的。姚雪垠在《李自成》中便這樣形容過：「劉宗敏一馬當先，一雙大刀在黃昏的煙霧和飛塵中閃着白光。」想想看白光在煙霧和飛塵中閃爍揮舞，那是怎樣的情景！

清代的黃遵憲有詩說：「初言義和團，本出大刀會。」讀過近代史的，都知道義和團作亂對中國的影響。而義和團的前身，就是清代民間的秘密組織大刀會，是白蓮教的一個分支。這些不知是否所有成員都使用大刀。『社員』當年曾在山東、安徽和江蘇等地，焚燒教堂、殺害傳教士，後來成為義和團所謂護國的尖兵。

大刀如果在對抗時可以殺敵，在平時可以做什么呢？可以作為暗號。《漢書·李陵傳》裡記載，李陵投降匈奴多年後，漢昭帝派李陵的舊友任立政等前往匈奴，召李陵返漢。當時的單于設宴招待漢使。在這樣的場合，任立政和李陵雖然得以見面，但沒有機會說出和李陵返漢的話。怎麼辦？任立政就出和李陵對視之時，手指指著身上佩戴的大刀柄上的刀環，然後緊握刀柄，暗示李陵可以歸漢。因為刀環是整把刀的頭部，所以後來就衍生出「大刀頭」是「還」的隱語。

宋朝的方岳有《水調歌頭》詞說：「舊黃花，新白髮，笑重遊。滿船明月猶在，何日大刀頭。」對於離開故國的遊子來說，何日大刀頭，是一種期盼。不過，握着大刀頭去暗示別人選錢的話，那就暗藏殺機了。

行皮篋已被翻動檢查一番。而我藏在箱裡的幾百元美金，也已失去。心想如果報警，又有一番麻煩，而且沒有任何證據，只好作罷。

由此可見，新加坡的恐共防共病，實在可怕。難怪李光耀掌權以後，防共剿共不遺餘力。新加坡是個小島，並無太多旅遊資源，它的主要景點就是聖淘沙的一個小蠟像館，後來才作擴大。難怪幾年前以樸實社會風氣見稱的島國，也要開放賭禁了！

以後去過好幾次新加坡，都是休憩性質，並無甚麼遊覽。有一次卻是新春春節前往度假，並去享受一頓撈魚生的盛宴。我本不太願意吃魚生的。但友人是做生意的，卻被「魚生廣告」吸引了。廣告是：「新年撈生，愈撈愈生，恭喜發財，大發特發」。但齊齊撈魚生，是不大符合衛生的。

另有一次赴新加坡，住進那家最高級的古老建築的旅館，是改建自舊郵政局的，結果是臥床太高，半夜起床方便，竟跌破了頭，要進醫院急診，這又是另一頁故事了。